

将植物艺术进行到底

——《柯蒂斯植物学杂志》的佳话

撰文·供图 姜虹

从1781年创办至今,《柯蒂斯植物学杂志》(*Curtis's Botanical Magazine*)已经走过了230多年的历史。作为科学与艺术结合的典范,这部杂志经历了一次次生死考验,见证了欧洲园艺潮流的演变,也是植物艺术最坚定的传承者。

激情的创始人

柯蒂斯出生在英国南部一个小镇上,上学没几年就退学跟着从医的祖父当了学徒。他在孩提时代就对博物学产生了兴趣,花了大量时间去学习博物学知识,几乎把钱都用来买博物学的书了。尽管柯蒂斯被训练成一名合格的药剂师,但他的兴趣并不在此,最终他放弃了药剂师的职业,在朋友们的帮助和鼓励下于1771年在伦敦朗伯斯区建立了伦敦植物园,同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博物学书《昆虫采集和保存指南(尤其是蛾类和蝶类)》。虽然没有经过大学里的专业训练,这个业余的博

物学爱好者却逐渐通过他的植物园和书让自己成为专业的博物学家。1773年,他被任命为切尔西药用植物园的植物学讲解员,不过他并没全身心投身于此职位,旁骛太多,其中最让他分心的一件事就是《伦敦植物志》的编撰。柯蒂斯雄心勃勃,想打造一部高质量的植物志,他找最好的纸厂买纸张,聘请最优秀的植物艺术家和印版雕刻师。这本植物志展示的是伦敦10英里范围内的本土植物,按它们的真实大小和自然色彩绘制插图,所有的图片在印刷后由一个30人的团队手工填色。可想而知,这样耗费时间和人力的书成本有多高!加上18世纪英国已经有不少异国植物引种成功,人们对本地植物的兴趣并不太大,这部书让柯蒂斯陷入了财务危机。不得已,他开始了他的另一个出版大冒险——《植物学杂志》。

柯蒂斯去世时只有53岁,他走上博物学家的职业之路不到30年。在这短短的年月



杂志的创始人威廉·柯蒂斯
(William Curtis, 1746—1799)

里,他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博物学里:写书、建植物园、出版、办杂志、演讲等。他精力很旺盛,想做的事太多,却力不从心,甚至有些像“猴子掰玉米”似的半途而废,这部《伦敦植物志》最终也没编完,但他超乎寻常的激情、敢于冒险的精神和对植物艺术的理想化追求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也激励着他的后继者。直到现在,他的杂志和植物志依然是植物和艺术爱好者的收藏佳品。

杂志的诞生和兴衰

在1808年前,《柯蒂斯植物学杂志》的名字一直叫《植物学杂志》。与现代杂志精美的图片和简洁的文字不同,18、19世纪的杂志封面总是试图尽可能多地涵盖杂志信息。从最初的杂志封面,读者可以得知杂志选登的主要是异国他乡引种来的观赏植物,除了精确呈现植物的自然色彩之外,还附有学名、分类学信息、特征、原产地、花期、栽培方法等知识,所有植物按当时最流行的林奈植物分类系统进行分类。

杂志的基本格式是一页插图配一到两页的文字。插图先由艺术家画好,由雕刻工刻到印版上,印刷出来后再靠人工填上颜色。也有人买没填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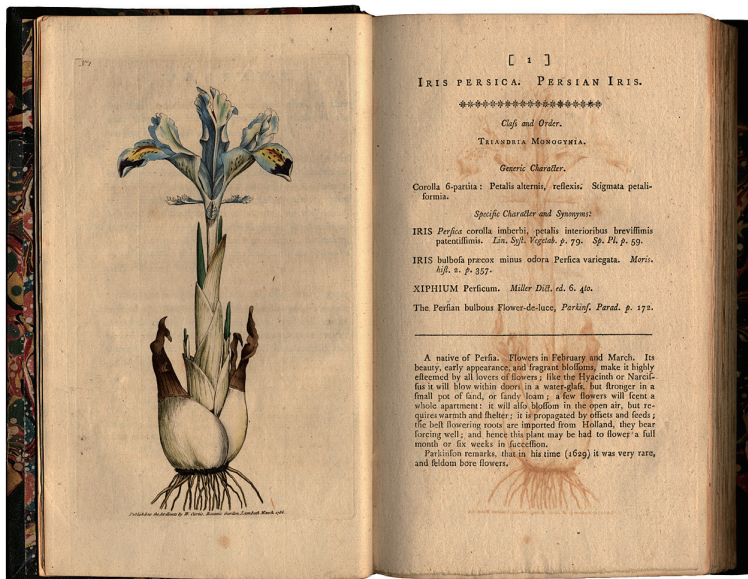
的杂志,价格更便宜,读者可以自己填色。文字部分则主要由主编(通常也是植物学家)完成。该杂志的所有插图都连续编号,可以很方便地根据编号进行检索。

第二任主编约翰·西姆斯(John Sims)在1808年将杂志名字改成了《柯蒂斯植物学杂志》,杂志的价格也因为成本提高而涨到了3先令。1984—1995年间,杂志名字被改成了《丘园杂志》,之后改回《柯蒂斯植物学杂志》,并以此作为引用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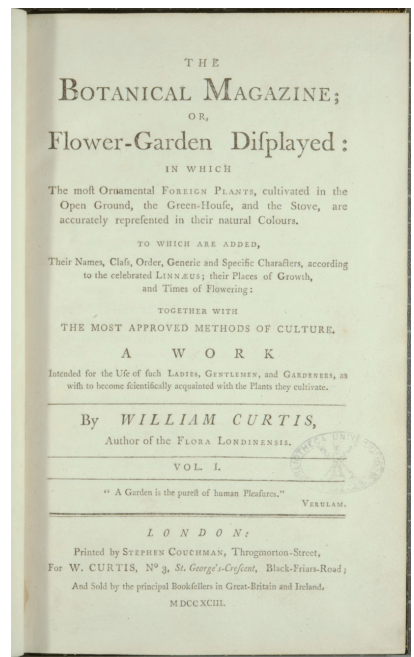
按柯蒂斯自己的话说,《伦敦植物志》为他获得了美誉,《植物学杂志》给他带来了“布丁”。因为从商业的角度而言,前者是失败的,但却赢得了植物学家们的高度赞



紫锥花 (*Echinacea purpurea*), 创刊号第二幅插图, 编号2, 爱德华兹绘制。菊科, 原产美洲中西部和南部, 17世纪末引种到欧洲



这幅波斯鸢尾 (*Iris persica*) 原产自现在的伊朗, 是杂志创刊号的第一幅插图, 由艺术家索尔比 (James Sowerby) 绘制



杂志首卷封面页



柯蒂斯很注重植物插图的大小，尽量都控制在一页纸里，这幅鹤望兰（*Strelitzia reginae*，插图编号119，1790年卷）是他第一次采用折页插图，这种植物原产南非，奇特的花形和艳丽的色彩让它很受欢迎

扬，它的插图也成为艺术收藏品。《植物学杂志》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当时英国读者对异域奇花异草的追捧，把重点放在了外来观赏植物上。在制作上，依然延续了《伦敦植物志》的理念，同样的植物艺术团队，保证了杂志的插图质量。杂志在每个月的第一天出版，最初的近40年里，每期杂志只有3种植物，每种植物包括1页插图和1~2页的文字描述，售价1先令，发行量3000。这个杂志不像其他杂

志有很强的时效性，所以出版方也会重印过刊，在刚进入19世纪那几年，每期过刊重印了5000份。不过随着植物学和园艺学同类杂志越来越多，竞争愈发激烈，杂志的发行量逐年下降，19世纪20年代就降到了1000以下，40年代末跌到了300左右，只有创刊时的1/10，而且之后一直没有好转，刚进入20世纪时到了历史最低点：235。如果我们用发行量 and 经济效益去看这个杂志，显然它不是商业出版的



达氏唐菖蒲 (*Gladiolus dalenii*), 图编号3032, 1830年卷插图, 老胡克铅笔手绘。鸢尾科, 分布广泛, 从南非东部和马达加斯加岛到整个热带非洲直至阿拉伯半岛西部, 19世纪20年代引种到欧洲。老胡克非常强调花部的解剖图

成功典范, 甚至说有些失败, 至少在19世纪它就多次徘徊在倒闭的边缘。1920年, 出版商终于撑不下去, 决定放弃, 幸运的是, 几个园艺学家出资将版权买下来送给了皇家园艺学会, 1921年停刊一年后继续发行至今。现如今它的发行量也不到1000, 普通大众知道它的不多, 然而200多年来对植物学和园艺学的影响却让它在这个领域享有殊荣, 不可替代。

植物艺术的传承

无论如何艰难, 在主编和出版商们的坚持下, 该杂志都一次次挺过来了, 与同时代那些同类的短命杂志相比, 这样的坚持实属不易。最难得的还是在这样的艰难之中, 它却一直秉承了创始人对植物艺术的孜孜追求精神, 没有因

为市场需求或商业利润而降低质量、改变风格或者直接关闭, 而是一如既往, 采用精美的高质量植物绘画、人工填色。这样耗费人力时间去做杂志, 其成本可想而知。一直到1948年, 杂志才用彩印代替了人工填色, 但直到今天, 它依然聘请职业的植物艺术家为它绘制插图, 拒绝使用高效便捷的照片。

从诞生至今, 这本杂志的主编多为著名的植物学家, 如创始人柯蒂斯, 其后的胡克父子、西赛尔顿-戴尔 (William Thiselton-Dyer)、施塔普夫 (Otto Stapf), 以及现任主编瑞克斯 (Martyn Rix) 等人都在植物学界享有盛誉。身为植物学家, 他们对杂志所展示的植物有着独到的选择眼光, 也拥有植物学圈子的人脉和其他

各种资源助力杂志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这些主编们传承了创始人对植物艺术的执着追求, 他们与更看重商业利润的出版商抗争, 拒绝降低杂志的插图质量或迎合市场做其他改变, 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去保全杂志, 如老胡克就情愿降低20%的主编月薪换取出版社的妥协。

而直接保障插图质量的就是又一位又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们。在18、19世纪, 几乎每位主编都有得力的艺术家为杂志绘图: 柯蒂斯有爱德华兹 (Sydenham Edwards) 和索尔比, 胡克父子有菲奇 (Walter Hood Fitch),



囊距翠雀花 (*Delphinium brunonianum*), 插图编号5641, 1864年卷, 菲奇铅笔手绘。毛茛科, 原产于喜马拉雅山脉中部到阿富汗一带的高海拔区域

老胡克（左，William Hooker）和小胡克（右，Joseph Hooker），父子俩相继担任丘园园长，掌管丘园长达40多年，主编该杂志77年，他们的双重任职把杂志和丘园捆绑在一起。或许也只有丘园这样全世界最顶尖的植物园才能在今天依然传承200多年来的植物艺术



小胡克晚年时还有女画家史密斯（Matilda Smith），老胡克自己还兼任了杂志的艺术家将近十年。到了20世纪，杂志的画家基本都是女性：史密斯、斯内林（Lilian Snelling）、罗丝-格雷（Stella Ross-Graig）、玛格丽特·斯通斯（Margaret Stones）等。画植物画并非易事，它需要超强的耐心，有时

为了完全展示植物各个时期和各部分的形态特征，可能要等上一个生长周期甚至更长。它也需要画家细致入微的观察，植物画都是写实创作而非写意，强调精确性，只有细心观察才能做到这点。它还需要画家具备一定的植物学知识，才能避免犯一些常识性错误，如花蕊的数目或子房位置错了。有时候，画植物甚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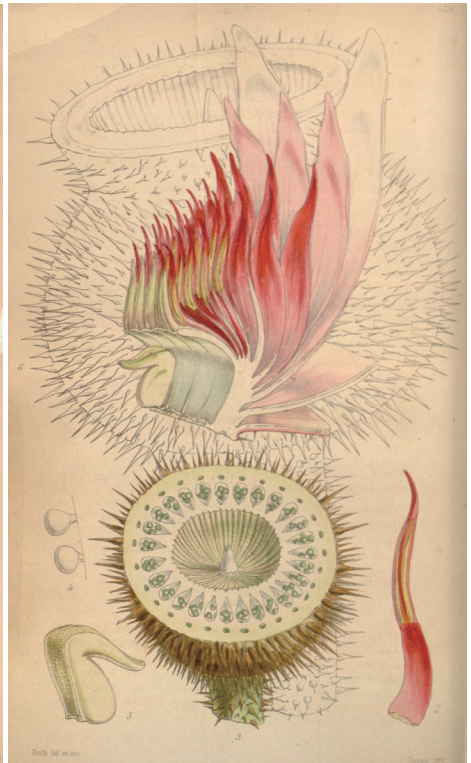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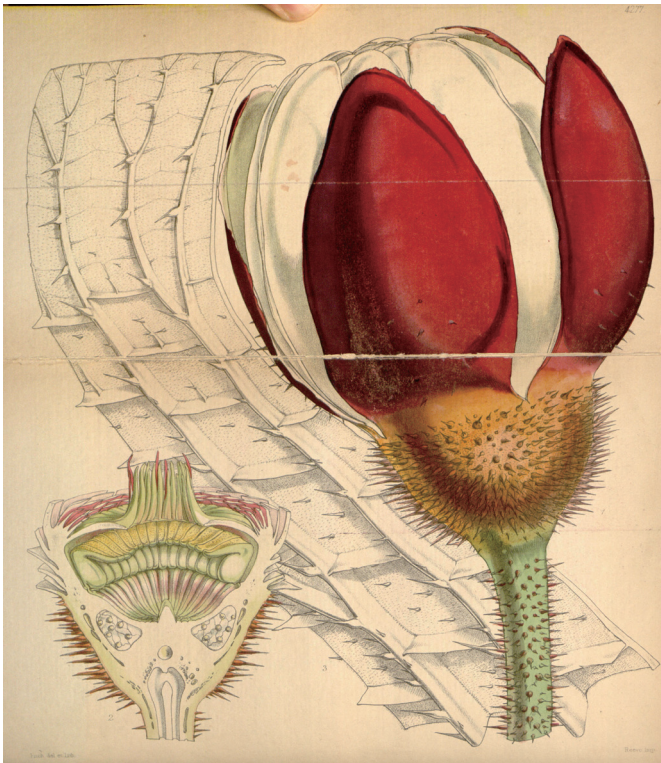
会有其他风险，如史密斯在丘园画巨磨芋的时候，长时间坐在蚊蝇围绕的植株面前，她被这种植物的恶臭熏得生病了。还有许许多多其他不太知名甚至都不知道名字的艺术家的插图做了贡献，以及将近两个世纪那些默默无闻的填色工人们，一天天重复着简单枯燥的填色工作。

在现在这样追逐效率和利益的时代，《柯蒂斯植物学杂志》对植物艺术上的坚持实属罕见，这是对几百年来一直处在科学和艺术边缘的植物绘画最执着的追求。对于中国植物画家越来越稀有的境地，如何让这门艺术延续下去？这部杂志和它200多年的故事或许能给人们一些启示。■

（责编 李瑄）



岷江百合（*Lilium regale*），插图编号8102，1906年卷，史密斯绘制。百合科，由著名的植物猎人威尔逊1903年采集，分布在四川西北的岷江半干河谷一带，被誉为世界上十大园艺植物



王莲 (*Victoria amazonica*)，插图编号4275-8，1847年卷，菲奇绘制。当时这种植物还未引种成功，但技艺超群的菲奇通过标本和植物猎人随行画家的草图绘制了这四幅图。时任主编的老胡克将1847年卷1月刊全部用来展示这种植物，包括四幅折页插图和16页的文字描述，极尽赞美之词，这在杂志200多年的历史上是唯一享有此待遇的植物，绝对是植物中的佼佼者。王莲的名字由当时英国最著名的植物学家林德利 (John Lindley) 以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命名。它雍容华贵的气质、奇异的色彩变化、巧妙的叶子构造及其惊人的承载力等无不让植物学家、王室还有公众为之惊叹，这是18、19世纪引种的观赏植物中最为轰动的明星